独立时代

FEB 2013

15.

独立时代

2013 年 2 月号 第十五期

www.one-era.com

oneera.official@gmail.com

策划　NA君 Apprentice 微La 憓霖

文编　墨拦 道口慕枫 杳伊 锁骨君 木禾 乔白山人

美编　Stomacake　Eda Nobelium 来自未来的我 会飞的猫

技术　Aquilaria

封面原图　Mashami

封面制作　Eda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专题 ——中大少年的寂寞时光

断片　　张苗非

还好我不完美　　徐鲁燕

就是寂寞　　林霏

人一寂寞，就想磨叽　　道口慕枫

时政

现在，来告诉我，你有理想吗？　　郑智方

采访

当我们谈论GPA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议论

我们贪了什么便宜　　沉城

我为什么写作　　墨拦

写作这件小事　　乔山白人

诗歌 散文

当我老了　段世琪

回家　墨蓝

人一寂寞，就想磨叽

文/道口慕枫
编/木乘 Nobelium

胃空虚了，要填点东西进去；人寂寞了，却是会写点东西出来。梭罗说：“大部分时间内，我觉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不敢苟同，因为在冷清的寒假萎靡于宿舍，人性中的懒惰被无限激发，我这十几天既少进食，又乏锻炼，怕是健康已经渐行渐远。可是尽管如此，如今这独处的寂寞时光看来要成为难忘的回忆了。

老妈常说：“有时候饿一饿也有好处。”不知道动机何在；可能是其时饭还没做好，她用这句不知出处的俗谚来安抚我发达的消化系统。不过这可能也是真的，就像偶尔独处一下能给人恍若重生的感觉，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偌大一座校园，无论走到哪里，饭堂、宿舍、教学楼，无处不是风萧萧人烟稀少，虽然用词清冷些，可眼前无不是寂静的欢喜，就连点餐叫号听起来都比平时悦耳；校巴也愈发可爱，坐在空无一人的车厢里，后排靠窗望风景，这是最经典的漫画定格和MV角度了。也不是我有多么文艺，只是平常上堂赶车忙忙碌碌，挤在铁皮里站不稳抓不牢，谁还有心思去看窗外今年的白兰树已经抽枝了？恍若重生是好，可惜现在时辰到了。

学期刚结束的时候，许多收拾好细软准备跑路的同学都问我，一个人呆在学校，难道不会寂寞？当然会，不过很好很受用。再说了，谁知道和一群人在一起就不可能寂寞了？我便是中意这种看似无所事事，而又日有所思，却又不淫不伤的境地。沈从文写给“三三”的家信里说：“我原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果然还是受不了寂寞；如果说“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江淹“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算是真人真事或者真情实感，那他也是伤于别后的寂寞；无意与古人争胜，不过想到这里还是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其实寂寞有什么可怕？我的以及你们的小学老师都肯定说过，耐得住寂寞才能成大器；虽然就业公平的鸿沟还在，这句话也或多或少是个鼓励吧。能有空闲可以寂寞简直是太过奢侈的事了，四年书读下来，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再想寂寞别人也会嫌你磨叽了吧。

或许说到这“寂寞”已经不似本义，而更近于“孤独”；也难怪，这几年“寂寞”这个词汇已经被网络渲染得一片污糟，渐失其美了。然而此中有真意，不必拘泥于几个汉字，总之穷极无聊之时，大可以自己寻一本书怡情，或是出门观察思考宇宙。一如戴望舒说：“我今不复到园中去，寂寞已如我一般高；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

文/徐鲁燕

编/锁骨君 Nobelium

还好我不完美

没有一个地方能容得下我的心。除了我的胸膛。

没有一个地方能容得下我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想法。即便是我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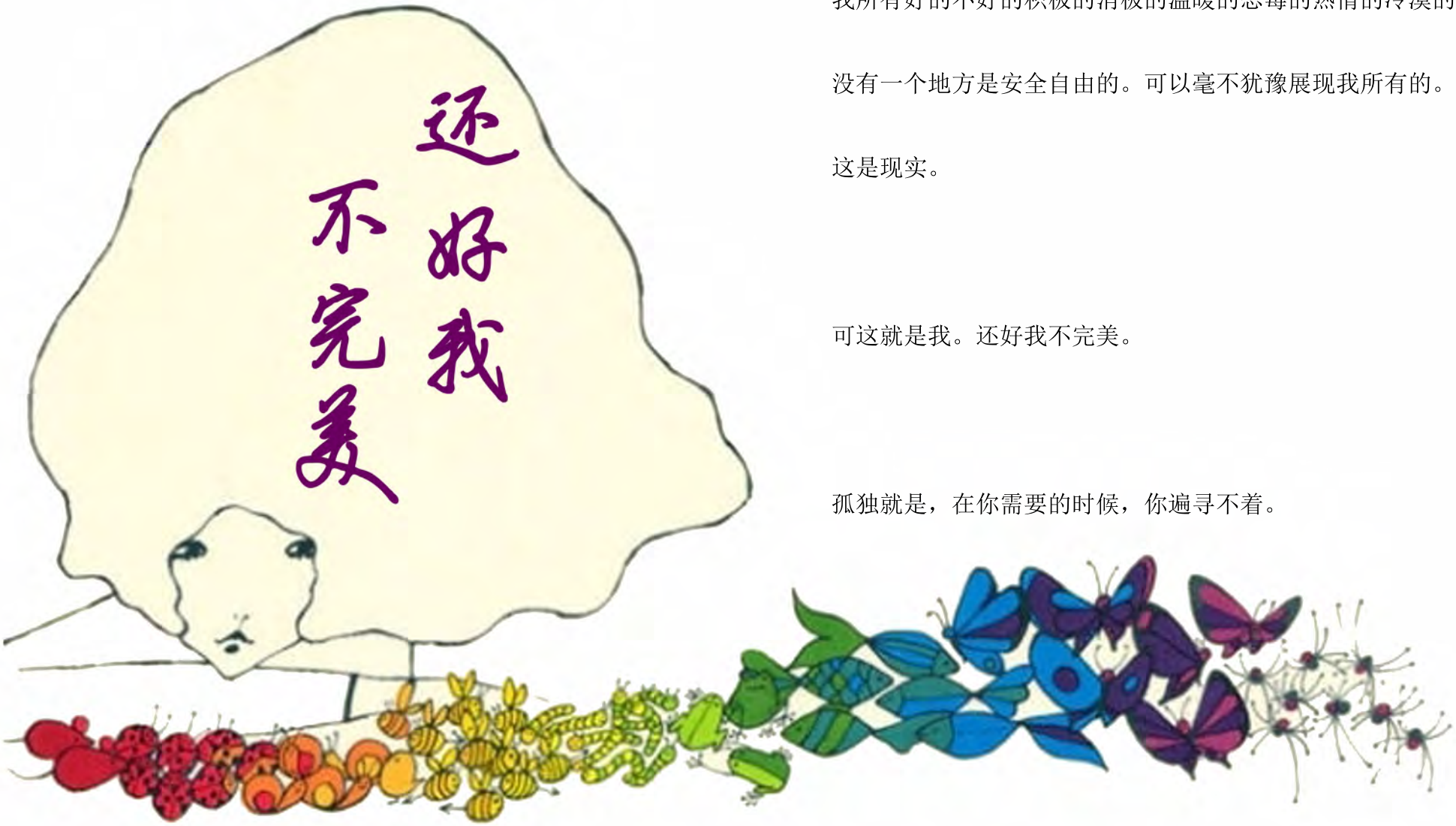
我所有好的不好的积极的消极的温暖的恶毒的热情的冷漠的。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自由的。可以毫不犹豫展现我所有的。

这是现实。

可这就是我。还好我不完美。

孤独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你遍寻不着。



变成虫子的人。

有替身帮他活的人。

用身体做赌注的人。

因讲故事遭驱逐的人。

偷阅他人爱情的人。

没有舌头的人。

被偷走姓名的人。

用头发做诱饵的人。

数时间的人。

不允许说梦话的人。

热衷搞政治和女人的人。

记忆被移植的人。

庆祝监狱万古长存的人。

被劫走信仰的人。

被梦杀死的人。

发明马桶的人。

被漂染过的人。

搭热气球出行的人。

遭窃听的人。

演死者的人。

夜游城市的人。

以身体为乐器的人。

埋在地底下的人。

生活在迷宫里的人。

在大街上垂钓的人。

制造慢刀子的人。

写虚拟之书的人。

盖着沙漠睡觉的人。

变魔术的人。

飞走了的人。

寻找名词的人。

贩卖梦的人。

不知道人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我清楚如果没有感受到温暖我将永远紧闭我的心门。

做一个诗人。肮脏的不堪的下流的词组和句子。

那时我便会有翅膀。

不喜欢我的，那么请你们也别关注我。我不是活给你们看的。

喜欢我的，就请你们需要我。我依然对各种羁绊或孽缘张开双臂。

爱我的，请在我离开后大声安可。

还好我不完美。便可以活的像自己。

还好我不完美，所以更需要你们。

还好我不完美。便有理由去飞。

还好，我不完美。

还好，我依然可以作为广袤世界里一个渺小而卑微的个体来生活。然后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梦。

我还能飞，去执着追寻。

张合在我背后的嘴巴们，请你们乖乖闭上。

翻卷在我背后的舌头们，请你们安安分分。

我并不是害怕什么声音。只是觉得没有意义。

我还是会成为那颗星星。站在风暴的中心。

不要偷看我。不要偷听我。请对我保持缄默。

我将自由地，在人间飞翔。

我所有疯狂的言论，都请不要当真。

这是一部多幕剧，而我就是这个荒诞故事的作者。

看！幕布已经缓缓拉开！

虔诚地吻我的脚吧！带着你们愚蠢的信仰！

而那不是我。

我就在你们身后微笑。

专题

就是寂寞

作者 林霏
编 杏伊 Eda

那天跟一个同学下山，一路走，一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你去哪里？”“宿舍。你呢？”“郑裕彤。”

“这学期课多么？”“还行，你呢？”“嗯。有点。”

突然心里一阵寂寞。

两个人下山，真的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那天坐在火车上，有十几个同行的同学，听了会她们聊天，聊的是中大、旅行、内地和香港社会，看了会他们玩Pad，玩的是Temple Run。听腻了的话题，玩腻了的游戏。望了望窗外的青山，往窗边一坐。

突然心里一阵寂寞。

一群人乘车，真的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那天参加同学聚会，是新年前一夜，班里三十多个人都来了。我们几个熟络的坐了一桌，烤肉吃，顺便聊天。气氛很好。那些见面会尴尬的人在旁边一桌，他们很开心地用啤酒干杯。吃完饭，他们和她们说要去唱K。我笑笑，想了想写不完的作业，说了句你们玩得开心。

突然心里一阵寂寞。

一班人庆祝，真的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小学的时候，觉得有个朋友很容易，一起玩玩就是了；中学的时候，觉得有个朋友也容易，整班人，总能有一两个跟你投的来的；大学的时候，觉得有个朋友，也，不难——不过要你降低对朋友的要求——学伴、饭伴、逛街伴，不是“友”，只算是“伴”。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谁都无法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聊是在聊着，可聊不进心里；玩是在玩着，但没有默契；聚是在聚着，但谁都在想着谁自己。

愈是热闹的地方，就愈是寂寞。狂欢，只是一群人的空虚。

沉沉的夜幕已落下。他总说：“早点睡。”但是，我不早睡，又怎样呢？

我早就知道。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寂寞，是成长的必然。即使是终身伴侣，又真的能伴你走一生么？即使亲如父母，又真的能时时伴你左右吗？即使是彼此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的好哥们，又真的能一直在一起吗？当我们长大，才知道有些事不似想象之中。才知道什么叫“人有悲欢离合”，才知道什么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才知道没有人陪伴你度过一个一个的难关，没有人陪伴你分享分分秒秒的喜悦，没有人24小时等你的约——而你，也不可能对别人如此。才知道今天陪你看流星的人不会了解昨天陪你看日出的人的心情，才知道LEO 即使人再好也不会代替你做出你的选择，才知道即使妈妈再关心你你上课听不懂她也没有辙，才知道，就算你次次聚会都不出现，也没有一个人，会为你感到一丝一毫的遗憾。才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个“个人”。

才知道，很多很多时候，路，只能一个人走。

因为看清，所以寂寞。

寂寞是种让人有些无奈的心情，无奈在它无法避免、如影随形。

夜，有些凉。我披上件外套，不披，又如何呢？会有谁硬帮我披上，说一句“白痴，想感冒啊？”如果是那样——我想笑了——也不过是，另一种寂寞。

断片

Fragments

文／张笛非

编／木禾、会飞的猫

当你一个人无目的地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时，你就会感觉到茫然和寂静伴随着莫名其妙的无所适从悄悄降临，像一个倒扣的透明容器，把你和街道上其他的行人分割开来。你抬起头看见那些金属色的大厦；视线向下，是叮当车的电缆；再向下，路口交通灯旁边有紫色和蓝色的路标牌子；最后你低下头，看见行人步道一块一块的浅灰色的砖

——各种声音和种颜色渐渐淡去，一瞬间你觉得自己的世界里只有白色耳机线里传来的音乐，还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心情。

樱子。2010年10月8日。凉风。HK

突然想起，前几天去九龙塘的又一城买东西。大堂里放了高大的圣诞树，金光闪闪的装饰物把人的视野填虚幻般的美好，铃铛，雪花，驯鹿，圣诞老人的红鼻头。越是这样的环境越让人内心空洞。知道吗。鞋子落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嗒，嗒，嗒，在欢快轻盈的音乐声中越发凸显出来的时候

——你却只想停下来，闭上眼睛，深深地，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2010年12月11日。晴转阴。HK

专题

“零点把夜晚分成两半，前一半是记忆的湖水，后一半是畅想的海洋”

——摘抄《风是不睡觉的鸟》

2011年5月25日。雨。HK

雨水把世界的背景渲染成模糊的浅灰色。寂静单调的雨声让喧嚣渐渐远离耳朵和心脏。夜晚让人觉得安全。那些悬浮在脑袋里的思绪飘飘忽忽着在黑暗中沉淀下来，被忽略的困意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之后烟消云散。意识渐渐清醒。固执的感觉在侵蚀并且支配身体。

不想闭眼，想要沦陷。

难道她所期望的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幻象。她试图用理智让自己变得默默，安然，简单，也许有一天她终于能够不再艳羡旁人的幸福，而心安理得地接受所谓命运的安排，自己的归属。也许有一天她会把视线移向别的地方，同时把那些过去式的句子们在心底一把火烧掉。也许她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爱人就在自己背后，无言地伸出手臂，然后深呼吸。也许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应该到别处走走。

然后也许有一天她就普普通通地拿起随身带的东西出了门。

世界那么大。时间流逝的好快。恐惧感在心里的某个角落蜷缩着。她总能想象未来是怎样一副令人失望的面孔，站在不远处，雾散了，就看见了。当下的时光如同玻璃窗上的雨水，歪歪扭扭地流过，痕迹短暂而象征性地停留片刻，最后只留下一片空虚的澄澈。

一个人慢慢走过的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呢。她知道。加快了脚步就减少了寂寞的时间。而时间总是漫长的，绵长如海岸线和潮汐，属于她的墨迹被泅成灰色的印渍，一圈圈扩散成安静的悲伤。

如果不总是期待，那么一切都会是好的。

慢慢来。她说。别急着长大。

2011年10月11日。雨。HK

大学站的候车月台在下雨的时候最美。

比如说一个周一的午后，背景是水烟色的灰，冷冽反光的铁轨，屋檐的水线，白雨伞，黑雨鞋。喧闹的空气事实上却是安静的，雨声微弱地在人的说话声中若隐若现，耳机里面的音乐和列车靠近时候的轰鸣，月台报站的广播，慢慢的糅合在一起。

呼。吸。

这个记忆从很久以前就想做成静态或者动态的画面，冷色基调，气氛温暖。还有性感而暧昧的小细节。靠墙长椅和湿了羽毛的麻雀。水泥地面上交错的鞋印。头等车厢。苍白灯光。女孩子滴水的发梢。废弃的暗紫色雨伞。伞骨折断靠在垃圾桶旁。

2011年11月1日。雨。HK

昨天在图书馆的自习室里一个人做ppt，抬头思索的时候就看着窗外的暮色渐渐被夜色覆盖，整个过程就如同敲打键盘的声音被耳机里的音乐覆盖一样

——不动声色。

把脸埋进围巾，突然就想起学校操场我们一起挂上去的那把生锈的铁锁。

高中毕业，原来我们年轻过。

2012年1月5日。晴。HK

今天的学校被一片云温柔地包围起来。视线范围内的山影都变成了水墨画，白色的水汽让发梢和睫毛都呈现温润卷曲的状态。珍珠白里面暗暗透露着浅冷蓝色的天空，静默的A座广场，半圆形宽阔的阶梯。

耳机里不停重复的《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婉转的降调半音，小提琴和吉他把那个被回忆牵绊停滞不前的主人公的独白娓娓道来，十三年，故事的开始是春天。

想起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在晚上到无人的山坡上，独自对着手机亮屏，编写那些没有收信人的短信的时候，心里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就会揪成一团。

2012年2月21日，雾降，HK

终于清空了宿舍。

长呼一口气倒在宿舍的床垫上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十分。窗外的阳光还在不知疲惫地肆虐，屋内的空调还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安静的下午。地板上是清洁剂的柚子清香。临走的时候还把地板擦干净，我心想自己真是闲的没事干。所有的东西都被塞进了巨大的行李箱，一想到自己要拉着这个半人高的40kg的箱子穿越大半个香港，我就无心从床垫上爬起来。

于是就这样默默地躺着，盯着天花板，硬生生地躺到了三点五十。

到最后还是鼓足勇气，用尽力气把箱子拉了起来。办理退宿手续，退还钥匙，检查宿舍，然后，门口的大妈很开心地笑着说好啦你可以滚啦。

我嘴角都要抽搐了

——尼玛门口的寥寥几级台阶简直就是道天堑。神啊。派个人来拯救我吧。

2012年6月6日，晴，HK

时间像是中了蛊，流逝的速度又快又慢。每到这种时候就很想一个人找个熟悉的地方散散步，然后在夜色覆盖眼眸之后停下来，回头看一看。文艺的东西，多了会让人觉得反胃，少了又觉得无法呼吸。

对。怎样都好，我需要这些温柔美好虚无的东西偶尔包围我的心脏和身体。

2012年12月10日。晴。HK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人格。

先天继承的和后天养成的性格总会无时无刻不发生冲突。

其实我一直知道自己是个内心敏感且纤细的人，这样具有少女情怀的感情脉络被容纳在一具身高170+的身体里似乎显得很滑稽。不喜欢冒险，对新鲜事物具有相当的抵触感，喜欢并享受在熟悉的环境中重复基本同样的动作而得来的安全感；需要陪伴，尤其在陌生的地方，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感到无所适从的惶恐，以至于连大脑都可能出现几秒钟的完全空白。

但是身为独生女，从小受到了过多宠爱。总而言之，后天的性格养成相当成功。于是，争强好胜，自信，乐观开朗，乐于接受挑战什么的字眼就出现在了众多人对我的评价之中。

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喜欢出风头，喜欢参加活动，喜欢在很多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优点。这样的女生其实很容易招人讨厌，但是加上轻微的幽默感和不拘小节的二逼成分就会把众人的好感度大大拉升。这种处世方式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很清楚，避免勾起人类阴暗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故意让自己显得很傻——与此同时自己也得到相当程度的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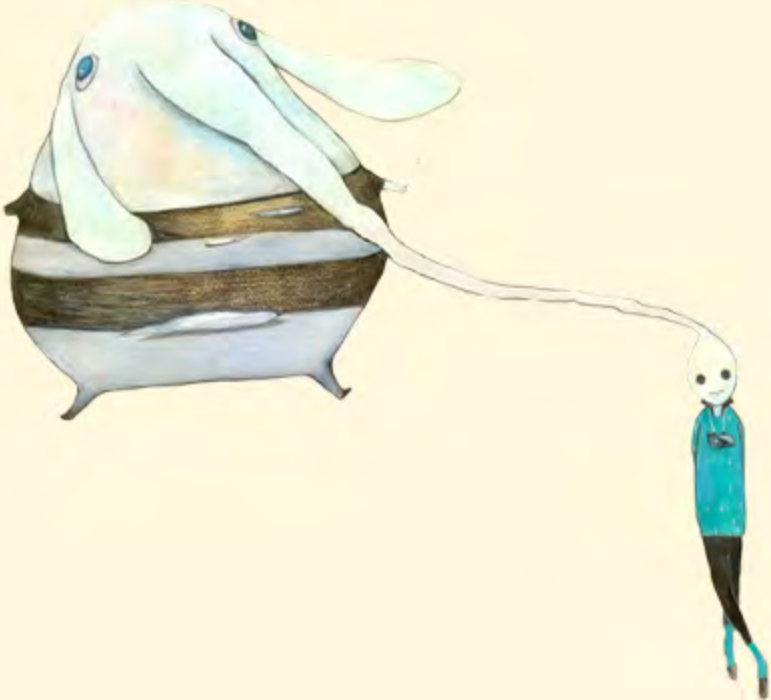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很清楚自己是不想这么做的。

并非是刻意迎合他人或是哗众取宠，仅仅是很多时候会很想从一群人里面逃开。

其实我们对于一个人默默无闻或者独自行走并没有太大的抵触感，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喜欢的。我们不喜欢的是，永远被孤立或者抛弃的失落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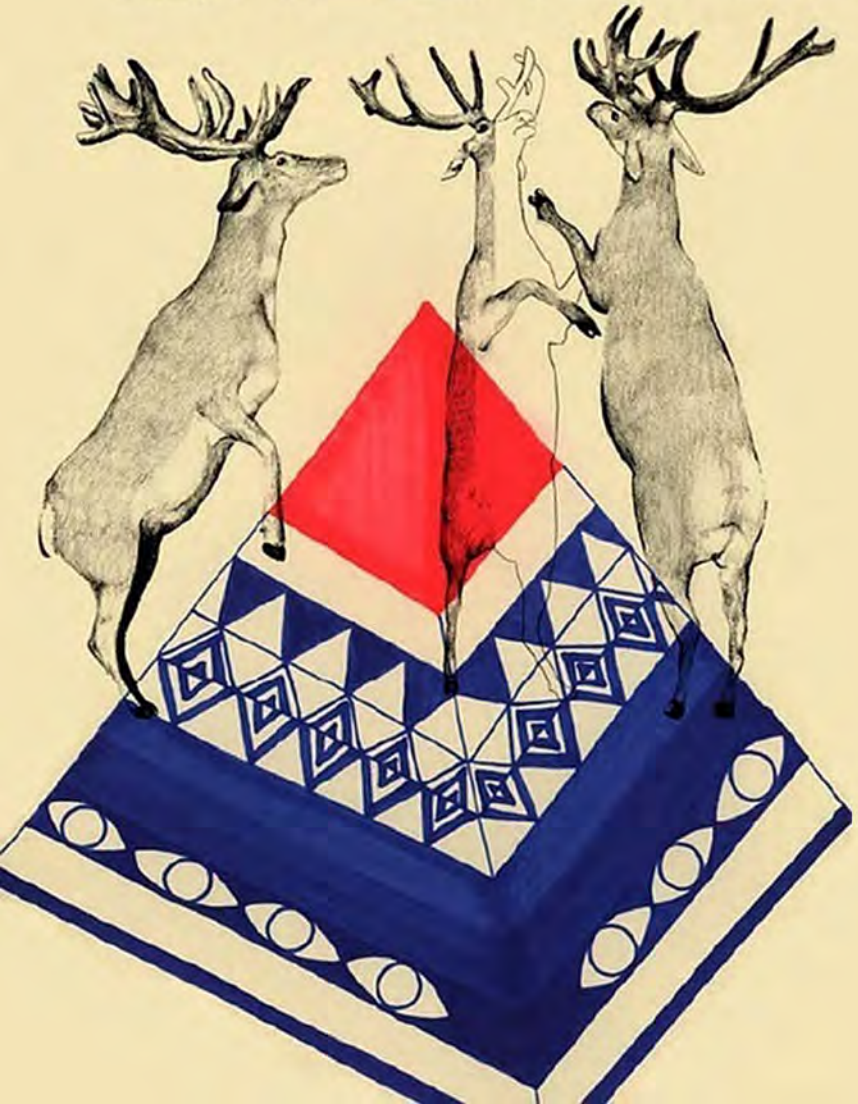
也许也许。

后记。2013年1月1日。晴。HK



我为什么写作

文/墨拦
编/乔白山人 Stomacake



多年以前我就明白自己在文学上大约永远也达不到想要达到的那个高度了。

第一次在老罗的录音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个听起来总是很乐观的胖子似乎沉默了一下。

放假前看余华的禁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鲁迅”这个词下面，他写自己读到《狂人日记》里面“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又比如，加缪写，“五天以来，雨不断在阿尔及尔下着，终于把大海也淋湿了”。句子都是很简单的句子，情境也是很简单的情境，但是你写的出来吗？更不要说那些不知道是神祇还是妖孽代笔作的诗词，那些个文字漂亮得让你恨不得用小叉子把它们戳下来吃掉。

稍微有点敏感的人似乎都会咯噔于文字后面那种神奇的，让你猛的一醒的力量。这似乎有点像路上碰见有特点的姑娘，眼睛好点的人常常被吸引过去了眼球，或者竟至于精神一振。但同样的，女神和你的关系大约就是见面呵呵一下，对那些妙到不能，说不定哪天成精了才能告诉你来历的文字，你也就是个围观的看客。

忽然对为了一句诗就遣人用土袋堆压的怪法子害死外甥的宋之问有了那么一点不大应该的理解。

很可能你就是写不出啥名堂，写一辈子也好不到哪去，看看你现在抓耳挠腮半天憋不出半纸墨存的样子就知道了。

那还写个啥劲呢？

况且不仅如此。虽然人类的文明号称浩瀚广博无穷尽，虽然每个人的经历和能写出来的想法绝不完全相同，然而我今天写下的每一个字无一不是被用过无数遍的，我所体验过的哪一种喜怒哀惧爱恨情仇兴奋空虚是从千年的坟墓里刨不出来的？千年前的人就在用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腔调，写着今天一样的日复一日的吃，睡，战争，爱情。当然有些细节上是不大一样，比如现在没了贻我彤管，多了

微信摇摇，但这不是核心的问题。起作用的人的主观能动，人的理性，社会性，动物性，阶级差异，这些可以用人性一以蔽之的东西，自有文明以来真的不能算快发展。数以百亿计会写字的人曾存在于这世上，大部分情况下抽屉原理和排列组合会否决掉你对自己想法独特性的猜想。写的算不上好，甚至独特都不能保证，我的写作，价值在哪里？谁会关心我写什么？我为什么还在写东西？

凭我的思想比别人深刻？凭我的逻辑比别人合理？凭我的三观比别人正确？别逗了。

没有能力没有精力也没有动力去对所谈论的很多东西做独立深入的研究，既不是砖家也不是叫兽，我是不是在蛊惑别人的思想？以自己的眼睛和脑袋做不应有之替代，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好为人师。

冒渎文字。惺惺作态。

董桥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

冯唐回应：好像对着一个六十岁的艺伎，涂着一张大白脸，说我扎扎实实用功几十年，计计较较每天画我的脸，一丝不苟，笔无虚落，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肉的每一个人——只觉毛骨悚然。

初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笑得抽筋。回头再想想，不去究写字的人和艺伎有多大差别，但是认认真真涂脸这一件事情，本身有什么是可以非议的呢？

认认真真做事情，本身是一种了不起的态度。比如写作，即使你写不出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来，唔紧要，没有多少人看，看到也会很快忘掉，无所谓。你做这件事情最原初的动力也不过是你想做而已，没必要太纠结于这些外在的东西。

我有感动我的真实的生活，我就有冲动去把这种感动和真实用我认为是真诚的方式表现和记录下来，我希望在我所生存的世界留下某种印迹，我希望和他人相互交通影响。这跟动物需要通过交配来让基因延续一样正常合理。这里面是不是有点自私的成分？不好说，然而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所谓的意义类的问题总是让人头疼，所以你看数学物理自然科学上面从来不分析什么什么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根本弄不清楚。一人一世一个说法。但是大约总有些东西你值得相信。很多年前有个朋友问我，你如何确定你现在的生活是真实的，不像是某个小说电影游戏里面被人操纵的倒霉家伙，永远生活在梦幻中。我当时这样回答他，现在大约仍然可以这样回答：你永远也不能够看清自己生活的全貌，因为你身在其中。可是你可以选择继续怀疑下去，或是选择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看到的天是蓝的，虽然一到晚上就变黑。相信你摸到的石头是硬的，听见的鸟叫是脆的。

即便是感冒时恼人的永远处理不完的鼻涕都是如此细腻，复杂并且深刻，你知道这就是你所熟知的生活，你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它。

我想这也许可以看做是给自己的一个回答，总有一些鸟是爱叫唤的，我不知道这些鸟是不是会像我一样曾怀疑过为什么要叫，但是它们总还是在叫不是么，而且总有人会等着这声音起床。

只要这鸟不是一边叫一边从半空里掷下白色的炸弹就好。

我们贪了什麼便宜

文/沉城
编/雪伊
Stomacake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叫《偷点白开水》。

里面讲到一位有精神病的老头，精神正常的时候吃过很多亏，生病之后总喜欢从其他病人的杯子里偷点白开水喝。活成这样不知是可怜还是可笑。

然而我发现像这样的事情还挺多。开车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完一个漫长的红灯，刚准备向前，侧面从斜后方蹿进来一辆车，冷静地鸣笛两声，潇洒地扬长而去。走进公厕，扑面一阵恶臭，进去之后，小便池前面一滩不明液体，弄得我无比尴尬——离得太近也不是，离得太远也不是。邻居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每进一次房间都要换一双拖鞋，然而却不止一次在楼道里杀鱼、剥毛豆，弄得楼道里脏乱不堪。

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去占一点小便宜。司机开车插队，路人上厕所不注意公共卫生，邻居不注意维护楼道清洁……这些都像是在偷点白开水，自己明明得不到多大的好处，就是要占别人一点。

这些行为有时候真是让我难以理解。如果说司机插个队可以少等个红绿灯，邻居在楼道里杀鱼可以让自己家里面干干净净，那也是能得到一点好处的，虽然很少。但是把公共厕所里面弄得又臭又脏，自己有什么好处啊？我看就是一点都没有。再看十字路口，机动车道上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线后面，但是非机动车道上总是不规矩——总有那些人喜欢超过白线一个轮子，甚至半个轮子也好，而且还要把右边的缝隙堵得严严实实，任你后面想右拐的人怎么叫唤就是不让。所以我发现后来我买自行车的时候上面就没有铃铛，因为根本用不上。其实这么做也是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如果真是赶时间可以闯红灯啊，你就这样在乎这白线前的一两米，非占着不可？

这些不能被我理解的行为可以归纳为：损人不利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占人便宜，而是只要不会被惩罚，就要让别人不舒服。

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理智的选择，表现出的是人性中原始的破坏冲动。

吴洪森将这个现象归咎于社会中错误榜样的领导。他说："當犯規者的地位比一般大眾高，其產生的榜樣力量也大，這時他們給社會大眾的示範作用就是引發對犯規的羨慕和嚮往。"确实，社会、榜样对于人有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如果说一个社会充斥着不公与谎言，那么它容易引导人产生报复的心理。而且社会的言行越是不一致，就越容易导致社会人的精神混乱。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混乱对于人的破坏心理的影响。

但是仅仅把这个归咎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所谓榜样是不负责任的。人不是只能受外界的引导，健全的人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

王小波曾讲到自己住的公寓楼道里脏乱不堪、相当丑陋，所以"我的尊严要受损失"。当你行走在秩序混乱的街头，你觉得你的尊严有损失吗？当你走进又脏又臭的公共厕所，你觉得你的尊严有损失吗？当你站在公交站台上，看着前面的人拥挤推搡，你觉得你的尊严有损失吗？

我觉得我的尊严受到了损失。因为我觉得我配生活在一个干净卫生、秩序井然的环境中。而如果我的周围肮脏混乱，我觉得我没有受到尊重。有人可能觉得我做作，或许会说"只有你这么讲究的人才会这么去想。"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只是强烈的程度不同。当有人告诉你外国的厕所里用中文大大的写着"请冲马桶！"，你觉得尊严有损失吗？不冲厕所的人不一定是你，但是你也会觉得没有受到尊重。那为什么你一直生活在有人不冲厕所的环境里就感觉不到了呢？为什么看到有人插队、有人乱扔垃圾就感觉不到了呢？

生活在一个尊严被忽视的环境里不等于可以心安理得的放弃尊严。看到别人插队，你也插队，你觉得有尊严有损失吗？看到别人上公交车推推搡搡，你也跟着推推搡搡，你觉得尊严有损失吗？

如果你觉得尊严有损失，那么你一定不会心安理得地去做。

你有可能跟着做，但是不会心安理得。

回到题目中的问题：我们贪了什么便宜。停红灯过线、随地吐痰、上公交车推推搡搡，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好处。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违反秩序却又能逃避责任的快感，或者是已经对此麻木而习以为常。在这其中，我们没有从别人身上贪到一丝便宜，为这种病态心理买单的，使我们的尊严。一个人对自己的尊严毫无知觉，才会对违反秩序、破坏环境毫无知觉，甚至以此为乐。诸如超市"捏捏族"、地铁上的划衣人，便是以此为乐的极端病态典型。

王小波在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我总觉得，大多数人在受到重视之后，行为就会好。"我觉得他的看法有点消极。如上文所说，人不是只能受外界支配的，健全的人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所以我愿意以更加乐观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个体学会重视自己的时候，行为就会好。

写作这件小事

作者 乔山白人
编 木禾 Eda

我一直不太喜欢用“写作”这个词语，总觉得它太大太严肃，而自己呢，一是水平不高，见识不够；二是态度不怎么端正，嬉皮笑脸的多，认真的体会到一种责任感的时候少。所以，人家听到我噼里啪啦的敲键盘，问我做什么，我一般都只会也只敢回答“写东西”或者“码字”。

前一阵，本来界限模糊的年轻人们，突然被划分出了三个阵营：文艺，普通和二逼。奇怪的是，大部分人都及其厌恶普通，可又似乎羞于与文艺二字挂钩，倒都齐齐的想要将自己划入二逼青年的阵营。我自己呢，与普通青年一样，不愿时时提起自己平凡。基于前面水平和态度的问题，也不愿说自己文艺。于是也给自己贴好二逼的标签。然而划分这三个阵营之后，所属于你的其他东西也要被划分出典型。就比如写出来的文字。大概在人们眼中，文艺青年该写些看起来很厉害的句子，或者很感性，或者很“有feel”。然后post到人人上，再附上张小清新的图片。然后底下一片评论“哇，**你好文艺啊”“啊，**你怎么变文艺了啊”然后几人聊起完全无关的东西。而二逼青年呢，一出口一定是咆哮文，要么就要用屌丝语气。叹号多过汉字，每句都要有帝吧用语的架势直逼红卫兵开口必引毛选，腐儒开口必是子曰。

有时候我也纳闷，上面提到的东西究竟算不算写作？究竟什么才算写作？写《梦语者》的唐朝晖说：大家都应该自然点，农民、工人和专业作家一样，只要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只要是用同一工具 —— 文字在表达，那就是作家。在我的理解当中，所谓“自然点”就是“我手写我心”。而心中流露出来的东西，是纯净的还是肮脏的，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也就自然而然的决定了这篇作品的好坏。

也许正是因为写作是一个表达内心的过程，而人生来又都有倾吐的欲望，写作的过程对很多人来讲，可以是非常愉快的享受。有时候，心中所想的东西，本来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虚无缥缈的，你挑一个时间，坐下来，把它们抓住，放到一起，连缀，梳理，碰到想不通的地方就查查资料，或者问问别人的想法，说不定会有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几乎一定伴随着意想不到的收获。然后再将这些结果整理出来，你再看这文章，也能看到自己进步的过程。或者有时候，某种感情，或者某个灵感，出其不意的袭击了你，不管当时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坐在教室里听专业课的时候，或者正和朋友坐在一起吃东西聊天，一刹那间你满脑子都被这些东西占据了。你只想找个地方，赶紧把这些记录下来。如果时机合适，一气呵成，搁笔，从头审视自己的文章，一定是越看越妙，像是冷天喝了一大口温开水，额头微微有些发汗的那种微妙的感觉。

然而由此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为了谁写作？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我经常听到或看到一些人说：写作是为自己而写的，享受这个过程带来的愉快就够了。写作者应该能耐得住寂寞，不能因为刻意追求读者数量而去死皮赖脸的像拉保险的一样上门推销，或者为了吸引更多读者就去迎合他们中多数人的胃口。

这些话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写作者真的能够获取到自己内心的踏实或者精神的升华之后就心满意足了吗？往小了说，人都有表现自己和获得别人肯定的欲望。 何况，文章是自己的心血，是来之不易的成果。从幼儿园我们就被教导说不可以剩饭因为要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那么自己的劳动成果，你当然也希望被人珍惜。往大了说，如果文章真的纯粹为了自己，那完全可以写完后好好藏起来，甚至都不像古代文人那样至少愿与“知音”同享，而是仅仅顾影自怜，孤芳自赏一番便罢。但如此一来，就不会有相同心境的人读到之后的触动，也不会有本来蒙昧的人读后的恍然大悟如醍醐灌顶。作家经线说，有一次她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写道：她大学毕业，一时难以找到工作，又因为与男友相处不融洽而分开了。更糟糕的是，她不喜欢在受到父母的管制和约束，为了自由，她离开家，开始了漂泊的日子。生活艰难，工作没有着落，她沮丧极了，可以用万念俱灰来形容。“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我看到了您的书.”她尝试着改变自己,放下“旧我”，争取崭新的未来。虽然过程很心酸，但是她做到了。“ 现在，我有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上司的赏识，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如何思考，学会了如何改变自己以便做得更好！”经线说，读到这封信之后，她突然明白了自己这么多年写作的意义，也更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也许，能通过文字觅到知音，或是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是一个写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快乐的事。

上面说了那么多，无非要证明一点：写作这件事绝对离不开读者 。然而如何增加和满足读者与作者愿不愿意放下身段和改变风格又有着很大的关系。甚至有时，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在读者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在寻求让别人更爱看和让自己更爱写之间，寻求到一个大致的平衡，是每个写作者都讲不清但又不得不考虑的事。

此外，对于大部分的写作者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关于读者的问题摆在面前：要吸引读者，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爱写东西的人一般也爱读，回忆一下自己在阅读时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很容易就能发现，在书山书海中，我们会优先选取那些大家名作，经典著作来阅读。那些作品之所以有名，总不会全源自炒作。而经典的作品，更是经过了时间和万千读者的考验。一个人的一生如此短暂，不可能把所有书都读完。这样选择再正确不过。可是，这样一来，你的文字的位置在哪里呢？你说，你要坚持高质量，你要坚持纯粹的文学，然而这有足够的吸引力吗？朱自清鲁迅的作品有很多，全部读完的人很少，那么人家到底凭什么去读你的文章而不去读大师的文章呢？你说，我的文章很有意思，读起来轻松还能引人思考。那么实际上，人人和微博的碎片化阅读更能满足此类需求。各种段子很短，读起来不费事，可是又很逗，里面嬉笑怒骂，暗藏褒贬，有心之人也能由此思考出不少东西。是的，我们的文字在大师作品和社交媒体之间，是高不成低不就的。

但是，是不是这就是说我们的文字毫无意义呢？

当然不是，我们的文字不仅有意义，也不会失去它独特的吸引力。注意，是独特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吸引力，恰恰在于那份不同。这不同，或许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对这个社会不够成熟的批判，或许是作为一个大陆来的香港学生对比两地后的思考。前一个特点，是因为我们年轻所以不怕犯错，不怕外界施加的压力的束手束脚。后一个特点，是因为我们是大陆莘莘学子中最优秀的一批，是中大众多local当中最独特的一群，我们是体会了两种甚至不止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在港内地生，这个身份让我们独特，却也让我们普遍。因为拥有这个身份的人也有千万。是的，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正是我们拥有共同的不同之处。

曾有一个同学对我说，他读完臧克家的《杂感》之后，觉得人生的意义其实正是在于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当时我并未十分理解，只是随着时间过去，渐渐觉得这其中似乎有点味道。如今，我想改动一下这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写作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追寻写作的意义它本身。

当我老了

文/段世琪

编/道口慕枫 来自未来的我

当我老了，
眼睛花
手也糙，
连笔也握不住了。
坐在收音机前，
听俗烂的广告。
影子里的孤独，
吓得狗儿乱叫。
院子里，静悄悄
没有熟人的惊扰。
我就这样睡去，
将幻想留下。
却不知，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地，
空气中弥漫了寂寞的芬芳。

诗 歌

回家

文/墨蓝
编/墨拦 Stomacake

其实距离本身不是问题，只要你不计成本，比如被伟大的爱情力量驱使，中午在浙大食堂吃饭，晚上到清华跟妹子表白是完全可行的。回一趟家也并不需要翘课，飞机飞过1200公里，一堂思修课还没完。然而你依然不会回去。就算回去了，你还得回来。你拼命想要记取很多值得怀恋的东西，比如高中校门口的炸鸡柳，天桥上嘶鸣的二胡，难吃而拥挤的食堂，随春风飘坠的樱花丁香花。然而注定的离开又让你什么也看不清，离开后再回想竟莫名其妙怅然若失如一场春梦醒。正如社交网络让人们如此接近又如此疏远，不管是高铁还是飞机，征服了距离也永远征服不了距离。

于是家乡成了你的客居之地，回家后你飘荡在家乡的土地上。那是国庆的七日假期，你期待回家已经很久，千辛万苦折腾着买票，吐槽铁道部的帖子和状态再度华丽登场。当你精疲力竭拖着行李站在火车站出站口，突然感觉眼前的一切与你隔了一层轻烟。钟楼城墙大小雁塔依然如故，乡音依然于耳边嗡嗡，却都奇怪地与你远离。帝都的一个月后，你突然发觉了这座你自己的城市里不知道的太多细节，包括拆掉的旧砖楼的纹样，包括你一直抱怨的干燥气候其实如此温润，也包括大气污染的确不比帝都轻。当你走进家，细弱的绿藤蔓现在爬上了阳台顶，屋子里冒出一个新的电视机，重新开始适应曾经熟悉的味道，看见自己的床空空荡荡没有被子没有枕头，书房消失了自己留下的几乎所有痕迹，包括堆在某个角落的旧书旧资料，包括书桌上那几本从来没动过的汉英字典和诗经。只剩下两个白色毛毛熊，还落了灰。

你该离开的时候可能茫然更多些，时间不够你温习你想记住的东西，如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不可能紧紧抓在手里不放开。你不愿承认家现在不过是你的旅馆，而那又小又破的宿舍才是你未来四年真正意义上的家。你的名字不再出现在你家的户口本上，身份证上写的也不是家的地址。而更远的未来呢？你又会漂流到哪里去？你究竟有没有或者能不能回家？你的家到底在哪里？其实你自己说不清。

于是又经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又一次精疲力竭的拖着行李站在宿舍楼下。眼

前这一切才像是你真实的生活，而关于回家的一切变成了梦境，而且这梦境如此支离，花非花雾非雾，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而当又一次拖着行李回家去，你一个人走在凌晨六点的校园里，路灯在枯树杈里半睡半醒，月亮很细很细，空气的气味让你想到pm2.5和暖气，静谧的四周让你想到你在这里的半年，与家乡相似的环境，一样的乌蒙蒙满是灰的道路，天桥上一样的霓虹灯，一样的杨树梧桐树柿子树和啃柿子的喜鹊麻雀；你自习过的教室里有很快消逝的阳光，有搭讪的猥琐男，有那本让人昏昏欲睡的国富论。然后你竟突然发现，你已经与周围的一切缠在一起，你并没有那么想离开。当初你一心向家，也许并不意味着你真的那么想要待在生活了18年自以为不能再熟悉的土地，你留恋的只是旧日安逸的时光，你只是想要逃避现实中种种的不适应和不如意。回去或许更可能意味着又要卷入生活中例行的鸡毛蒜皮，也许又会像暑假里那样陷入与父母的争吵，为莫名其妙的事恼火与担心。而在这里你是一个人，你努力经营着几乎完全属于自己的成年生活。初尝独立滋味，而校园内生活依然是相当简单。你发现了关于自己的更多，比如你其实相当喜欢孤独的滋味。一切都使你更容易不受打扰的遁入孤独之中，如同在异国旅游，体味所谓到open solitude带给你的某种回归。

一梦醒来，你看见窗外有一抹绿色，突兀于昏暗萧索的街景，突兀于沾了灰的雪和干燥的北风。你以为那是生命是生机，是所谓可以远避现实的杏花村桃花源，无奈的其实那不过是一面绿色的旗。那就是故乡。

于是你回不了家乡的真正问题在于，离开与否，当初的选择权在你，而你与家乡的疏离远比你想象的迅速和容易。你和家乡拉着一条1200公里的线，不是因为线太长，而是因为你想要看别处的烟霭云霞，之后风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于你无力也不愿把线收回去，于是你从此归属另一个地域，只是偶尔想起，偶尔深感无根的焦虑，才回头看看越来越模糊的故乡暗影。

回乡途中于G653

现在，来告诉我，你有理想吗

文/郑智方 编/道口慕枫 来自未来的我

动笔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在清晨的图书馆门前顶着寒风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在我之前的队伍已经长达十数米，而开馆的时候在我身后的已经看不到队尾了。在严寒的秣陵冬日，数以千百计的学子们顶着黑漆漆的夜幕出门，在如刀的冷风中抖抖索索地排在图书馆门口长得可怕的队伍里，只是为了今天能有一个上自习的位置。这种精神和毅力，不得不令人动容。

但是抱歉，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么一个故事。

昨天我们班的一大学霸居然清早起来没有占到位置，灰溜溜地回宿舍了。只因以往8点开门，他提前在7点半赶到排队，殊不知期末期间提前半个小时开馆。等他到了的时候，只见人潮如涌，几乎眨眼时间便挤进了空落落的图书馆里，他进去时，早已经没了位置。

我们时常认为，凭着自己的恒心和努力便能够实现理想。殊不知，你要战胜的，往往不是自己，而是整个世界。即便你再怎么奋斗和拼搏，对不起，你并非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面对十万天兵天将，你始终只是渺小的一个人。

现在，来告诉我，你有理想吗？

昨天晚上，2013年1月6日晚21:20，《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发表了如下内容：

“致读者：本报1月3日新年特刊所刊发的新年献词，系本报编辑配合专题“追梦”撰写，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由于时间仓促，工作疏忽，文中存在差错，我们就此向广大读者致歉。”

网上顿时一片哗然，将新的一年伊始时爆发的这场关于南周的舆论风波掀起了新一轮的狂潮。

也许有人并不清楚整件事的始末，那么我来概括一下。

2013年1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篇新年献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梦想》，文章漏洞百出，甚至出现了成语错字这种低级的谬误。而通篇内容更是阿谀奉承，大倒胃口。不久之后，网上便出现了这篇文章的原版——戴志勇先生的《中国梦，宪政梦》。该篇文辞洗练，慷慨陈词，读来令人动容，也不禁令人愕然：这样的偷梁换柱，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一层层内幕被曝光了出来，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插手南周献词，擅自对文章大加修改，最后放出了这么一篇被“阉割”后的文章。事情发生之后，《南方周末》内部的新闻人纷纷抗议，直至1月6日晚6时，《南方周末》官方微博的管理者吴蔚通过自己的私人微博发表声明，称已将官博的密码上交，从此对微博发表的言论不再负责。三个小时之后，上述微博便被发表了出来。

中国无数传媒人的新闻理想和自由，就这么被践踏在了泥泞之中。赤裸裸的谎言和欺骗，在早已被揭发出来之后依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官方的微博上，这样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恶意的欺瞒，而是最直接地用强权压住了言论自由——“道路以目”四个字，将不再是史书上的典故。

直到现在为止，大批的联合抗议名单出现在了网络上，甚至让人分不清楚真假。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南方周末》目前面临着又一场巨大的风波，新闻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对抗正在进行，没有人知道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也许要等很久，也许就是下一秒钟。毋庸置疑的是，这场斗争之后，将在某种意义上冲击着全中国的新闻媒体，或许它决定了从此之后我们摊开报纸，打开电视，将能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现在，来告诉我，你有理想吗？

如今经常能够看到许多对人不对事的言论者。譬如方舟子，譬如吴法天。

于是仿佛支持南周的都成了不懂事的孩子，被利益集团所利用，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盲目而冲动。只有袖手旁观者才是真正成熟稳重的人。

对于这种成熟稳重的人，我只有一个字：呸。

你总要学习吧，在你用功读书的时候，总有些老师、班干部督促你，把班级成绩作为自己向上爬的阶梯——请问你不学习了吗？

你总要工作吧，在你拼命奋斗的时候，总有些同事、领导看着你，把你做出来的成绩做成好看的EXCEL表格上报——请问你不工作了吗？

你总要生活吧，父母把你的成绩当做资本骄傲地向别人炫耀，朋友为你的成功感到自豪挂在嘴边——请问你不生活了吗？

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我不知道究竟南方的这盘棋是为何而下，其中隐藏了怎样曲折的内幕——我也相信绝大多数的你们也都不知道，只是阴谋论甚嚣尘上而已——那么，现在一个争取新闻自由，谋求新闻理想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你选择怎么做？

有人会告诉你，南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此我不做评论，因为一旦扯到这个方面，要争议的实在太多。

但是我知道，新闻自由是个好东西。

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去争取。

从这个角度来说，支持南周的人们借着南周面临的灾难而呼吁新闻自由，岂不是利用南周？若都按照你们的意思，那是不是南周就该袖手旁观，就地解散算了？

很多人不喜欢南周。

说它偏激，说它假新闻，说它作秀，说它越来越烂。

我依然不做评价。

但是南方周末的这件事——哪怕是它自己导演的戏也好——不能不说是冲破新闻枷锁的一个契机。

一家报纸被省宣传部以公权力擅自篡改新年献词，却有许多支持者的声音传来。

他们说如果南周编辑记者不爽的话有种你跳槽啊，在里面干就不要废话，别一边享受好的待遇一边装；

——请你以后不要再抱怨房价高食品有毒交通堵塞生命不安全，在中国你就不要废话，有本事你出国啊。别说“如果能出国早出了我们没得选但是南周记者是自己选择不跳槽的”这种话，出国比在国内找到一家比南周更贯彻新闻价值的媒体简单的多了。

他们说南周本来就是受国家管辖的相当于是领导部门调整下属部门的文章，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请你以后不要再说政治腐败、领导无能，因为上级领导下级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哪怕写出了这么一篇令人倒胃、谎话连篇的新年献词。

他们说在国外也是一样，新闻媒体都要为它背后的利益集团服务。又不只是中国，有什么好说的呢，瞎折腾；

——请你以后不要再指望看到哪怕一篇公平公正为老百姓说话的报道，因为公平公正和老百姓都没法办任何报纸或者电视台。

新闻媒体作为沟通的渠道，夹在三者之间——利益团体、政府、人民。或许在我们这儿甚至只有双方。它是无法独善其身而存在的，尤其是在今天，所以当一份报纸敢于一次次突破当局的底线说话的时候，你指着它过去那些屈服的时候说：“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么对不起，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完美的好东西。

如果你今天针对南周，而放弃了对新闻自由的追求，那么你将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载体，承担你对理想的高标准实现价值。

现在，来告诉我，你有理想吗？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常将它藏起来。

在中国，每个孩子小时候都会被问一个问题无数遍：长大后，你想做什么啊？如果回答“科学家”，将会看到家长或老师满意的笑脸，或许还有一粒糖果或者一个小玩具的奖励；如果是说“厨师”或者“修电器的”——对不起，轻则斥骂，重则一个巴掌直接甩过来，“没出息的东西！”

于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欺瞒，小心翼翼地用那些拥有强权的人喜欢听到的话语，来保全自己，甚至尝到甜头。随着我们长大，强权者从师长变成了领导，但根深蒂固的习惯却牢牢扎根在了心里。不知不觉中，我们从叛逆变成了顺从，从顺从变成了信仰，然后得意地再这么教别人：看，应该这么做。

我们时常称之为成长。

在东方的古老哲学中，非黑即白的是非观是会招来祸端的。儒墨道法四大家中，儒家和法家成为帝王驾驭之术，发扬光大，而道家和墨家则潜藏于民间之中。墨家舍身求仁，最为壮烈不过，所以早就死了个干净；法家过于严苛，反而先自取灭亡；儒家以正气立身，无所畏惧，古往今来不知杀死了多少读书人，一批批地杀，一群群地杀，从没有手软过；唯有道家不分黑白对错，阴消阳长，一个太极图成为了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标志。上善若水，安身立命，再是逍遥不过。

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成长，往往将你从黑白的世界里带出来，告诉你不要再这么幼稚，真正的世界是灰色的。

你所坚持的东西都是谎言，你所希冀的东西都是欺骗，不要再天真了，成熟一点，事故一点，看清楚这些吧。然后你会发现“诶，好像真的是这样哎”，于是开始了通向大人世界的第一步——在ACG的世界里，这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黑化”。

其实，这只是从一个盲区，走向了另外一个盲区罢了。

试问如今，究竟是儒学正统，还是道教为先呢？

明哲保身，自在逍遥，是无法构建出一个人与人之间互动交流的社会的。一片混沌中没有黑白对错，这可以是个人，却不能是整个世界。当一个人处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时，总会面对黑暗，面对压迫，面对苦难，而支撑住我们的，就是抗争。

或许看到这里，你们会冷笑一声，然后大谈现实。好，我们来看现实。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睁开眼睛，看向四周，你是否会觉得惶恐呢。生活是如此艰辛而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小心翼翼地避让强权，时刻关注着房价股市的跌长，吃喝玩乐没有一件是能够放心的，衣食住行成了每天困扰着你的难题。你抱怨过，愤怒过，甚至绝望过，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你唯一没有试过的是改变，而当看到别人去抗争的时候，你所做的不是附和，反而是嘲讽。

愤青。

孩子气。

太年轻。

不知轻重。

没有结果。

没有意义。

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失败告终，因为沉默的大多数和你一样，冷眼旁观。这样多好呀，如果失败了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如果胜利了自己却能分一杯羹，百利而无一害，你又为什么要冲到第一线去呢？

没错。但是我记得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里听到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所以请不要再抱怨社会不公，不要再咒骂强权统治，因为这一切都是构建在沉默的大多数人身上，是你们的支持使得这些你所厌恶的痛恨的得以生存。如果从今以后你触目所及一片歌功颂德，耳畔身边都是光明伟岸，你还是否记得，曾经有一份报纸试图突破这样的僵局，可是当它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摇摇手，转身离开了。

网络上并不乏落井下石的声音——甚至就在我一早起床之后，随口跟上铺提起南周现在的情势时，他打了个哈欠，冷笑道“一群SB，闹什么东西啊”。

前天上微博的时候，看到了吴法天的言论。他坚定不移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名南周的老读者，从坚决支持到如今的唾弃不已，最后不忘感慨一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狠狠地一脚踹下去，没有半分留情。

我只好奇一件事情：他觉得什么是《南方周末》？

凡是对这份报纸有些了解的都知道，这次清洗运动绝非它所面临的第一次灾难了。我们沉默了一次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它沦陷，却在之后大加非议，感慨着如今的南周早不是当年的南周。《南方周末》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份报刊，它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只会是编纂它的人们。编辑被辞退，记者炒鱿鱼，然后换上新的一批上级满意的人们去出版这份报纸，我们对此无动于衷，而只会在看到它越来越红专正的时候痛心疾首，做出一副“世风日下”的嘴脸——对不起，这样的老读者，你们才是最令人不齿的一群。

报纸它有什么力量呢？是金钱，还是权力？都没有。一份优秀的报纸，它唯一拥有的就是民心而已。可是当它遭遇困境的时候，民心抛弃了它，人们所做的只有落井下石，鄙夷着它的背叛和堕落。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份报纸，能凭借什么和利益集团与政府公权抗争？

如今，又是一次大清洗的时候到了。

你的选择呢，是同它一起奋斗抗争，还是充耳不闻，再在清洗过后通过对南周改变的抨击来彰显自己坚持不变的信念？

现在，来告诉我，你有理想吗？

如果你问我，新闻自由和理想究竟有什么价值，我可以洋洋洒洒用数万字的论文回敬你，从社会学到传播学，从你看得懂的字到你看不懂的名词。但是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专业研究，而是社会问题。

从最浅显易懂的角度来说，如果传媒都说假话，如果官方都散播谣言，那么你该相信谁，你又能相信谁呢？

工作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如果背弃了职业道德和理想，那么它就真的变成了仅仅用来赚钱的工具，没有任何意义，枯燥乏味，浪费一生。所以我坚定地认为，每一位新闻从业者，都比常人更加迫切的追求真相，当他们写出的东西被删改，当他们被迫用谎言面对受众的时候，他们将比任何人都要痛苦。

这是一个新闻被操纵的国度。

2013年，末日之后新的一年，传媒却遭受到了一场酷寒的严冬。

现在，你可以看到南周官方的表态，可以看到媒体同僚的表态，可以看到辞职编辑的表态，可以看到不同公知的表态，可以看到人民网新华网的表态，也可以看到你我——每个普通人的表态。

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你选择何去何从呢？

前不久，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微博，公开支持南方周末，令我们深感汗颜。昨天早上，很多我校的学生公开拍照表示支持南周——甚至在里面我看到了非常熟稔的一位小师妹。在令人敬佩的同时，不由也让人为之深深担忧起来。一早起身，看到师兄师姐在QQ群里也表达了忧虑之情。万一，哪怕只是万一，秋后算账起来，他们该如何是好？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我们每个人的背后，有父母，有家人；面前，有学业，有未来。当我们挺身而出，试图捍卫我们理想的同时，就要承担着被迫抛开这些的危险，有勇气的人们值得敬畏，但如果畏惧了，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人可以苛责些什么。

这就是最令人两难的境地，最让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地方了。

那么现在，来告诉我，你有理想吗？

你会为之奋斗吗？

你可以做些什么吗？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没错，我就是这样问着自己。

当我们谈论GPA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采访者：墨拦，道口慕枫，木禾 （以下简称O）

受访者：Angela local 社科 yr1 （以下简称A）
黄宸 内地生 商科 yr1 （以下简称H）
任新亚 内地生 社会学 yr2 （以下简称R）
柳楠 内地生 理学院 yr1 （以下简称N）
王成 内地生 IE yr2 （以下简称C）

美编 Eda

前言

当我们谈论GPA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年级、专业、学分、转系、交换、面试、毕业，每一件和学业扯上关系的事情无一不和GPA深有一腿；大学、梦想、堕落、激情、颓靡、成功、失败，每一个同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仿佛亦在GPA的翻云覆雨之下。从零到四，小小的区间，这一头是春风得意，那一边却暗风吹雨。你曾膜拜爆4的大神在final排山倒海来临之际岿然不动，亦曾同感2.999的幸运之刃划过成绩单的切肤之痛，你或惊异于学生会主席案牍终日竟可至于常年不过1，也将欣慰于自己一学期不霸不颓收获的过3成果。GPA单科的分度只有0.3，但是组合起来却是千姿百态的生活。

同时，一代又一代的老鬼新生也在不断地对GPA进行着思考和追问。以最具共性问题例：GPA是多多益善，还是够用就好，抑或完全无所谓？换个角度来问，也就是你是要做爆4大神，还是门槛学士，抑或一个乐天安命的吟游诗人？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大神颓逼终作古；君亦不见，倚天功业待君为，岂因放懒空虚颓？“长大后，乡愁是一个惊心的数字，我在这头，GPA在那头。”每当笔者对朋友稍微探问一下GPA的景况，获得的无一不是一脸纠结的表情。谦虚也好，矫情也罢，但凡能令人类为之一纠结的问题，都是值得继续探讨下去的。

或许，当我们谈论GPA的时候，我们就在谈论我们自己。

也或许，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沉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当我们回头审视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忍不住发出追问的时候，看到自己在求学路上曾经的脚印，我们能够把这些含着一切辛勤勉力的坚实的轨迹印在心里，把心中新生的难以言说的感悟投射在前方，以此作漫漫求索途中可堪指路的星星之火，那么这些追问和思考，这些停伫和前行，以及这次的采访与交流，也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Q1

Q：你觉得学校对GPA的要求（奖学金学生需要过3.0，1.5以下肄业）合理吗？

A：合理，如果奖惩都太轻易，学生就没有努力的理由啦。

N：3算是平均水平吧，就是不考虑极端情况，如果奖学金生没过三就意味着学习方法有问题了或者态度有问题了或者schedule内容有问题了。而且用这个不算苛刻的要求可以让奖学金生有点压力可以更好的在大学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至于优越感爆棚。1.5……没有概念。

C：合理，过3对于内地生相当容易的……这是我leo说的。而且奖学金生是两年year GPA都不过三才没奖学金的。

H：其实合理与否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要再几个学期才好回答，毕竟我现在才过了一个学期。就上一个学期而言，我确实挺颓的，不是很学术；但是过3还是难度不大。所以这个过3的要求还不是太过分。我不是奖学金生，但那些奖学金生应该就更厉害了，过3肯定更没问题了……

R：还是蛮合理的。我就觉得GPA最大的意义就是有一个门槛的作用。它不要求你非要很高，比如说奖学金生要过3，而过3也不是一个很高很难的水平，1.5更不是什么不好达到的标准，或者说爆4和1.5其实是一样难的。

Q2

Q：GPA会不会影响你的专业选择或者最初对专业的预想呢？（GPA给分情况是否会影响到你选课或者甚至选专业，以及学习的热情？）

A：肯定会的，不过这跟人选择的专业有关，其他学系的学生就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关联了。成绩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个人素质。

N：前者，这个真的要看那个人自己的心理素质啊,如果是个脆弱的人看到GPA没过3.9就崩溃了啊啊啊谁能管啊,如果那个人心理素质过硬GPA没过2依然自信满满谁能管啊。对于我个人来说，GPA不会影响我学习自己专业的热情，也不会影响对最初专业的想法。专业是自己选的（不考虑喜欢专业不让选的情况），GPA反映的是自己的投入程度以及是否形成某种能力，而热情是对专业本身的一种情感。对专业的想法应该是对专业本身内容的设想而不是给分的好坏。即使选的课或者专业给分很不好，如果真的喜欢，我会坚持。

C：一般不会考虑给分情况吧……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别人说谁给分好谁给分不好，最后结果也没什么区别。逸夫的足球书通有人说给分好，最后也是个B+。PHED的足球倒是有很多人说给分差，我最后要不是有个点球打门柱上也是A。开心最重要啦，我觉得所有课都一样。

H：这个情况……好像不会吧。既然是喜欢的专业自己肯定会专心投入了，这方面的能力和成绩也就会上来。不过确实这样了的话，比如因为某些老师只看考试而考试又很偏，结果考栽了，那其实也没事，首先你可以换一个老师啊，这个add & drop期就是个很好的机会，通过sit堂先了解一下老师什么的。了解了之后呢，做好选择，接着就全身心投入就可以了，自然在这方面的能力就会上升。

R：GPA对选专业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某个学系对学生的GPA肯定是有要求的，有的时候你想进一个学系但是GPA没有达到要求，那就没办法了；不过这个责任其实也在自己。像我是在文科，绝大多数学系都是不要求GPA的，所以我在进了我想进的学系之后，正因为我喜欢学它，所以GPA最后还是能比较令自己满意的。既然这是一门你喜欢的学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把它学得很好，否则的话你怎么说它是你喜欢的学科呢？

Q3

Q：自己的GPA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呢？（你认为GPA高或者低的标准是多少？这种高了低了会有什么影响？）

A：总GPA希望超过三，不过会对自己很失望，至于课程难度高低就不会太重视了，当然是希望主修会比较高分，都是B以上。

N：数字而已，算个毛线。我觉得我可以基本不在乎，当然如果我真的有某种追求就会让GPA尽可能达到要求的最低值，　嗯，就是这样。有所学，有所思，有所得，就够了。我是想学点东西，但不会因为GPA去学。其实如果真的学得不错GPA不会跪的，但这只是结果而已。至于GPA过低可能的后果……如果真的没能力保住奖学金那我也没办法。要说压力的话，如果我真的在后两年没拿到奖学金，我以后肯定会加倍努力挣回来。

C：GPA高了有奖学金拿，容易出名也容易给人留下靠谱的最初印象，低了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觉得GPA不能用来判断人。我现在能希望爆个4吧，这样就能没什么压力的颓一个学期……爆不了四总有点遗憾，而且成绩高了父母也开心。学的是喜欢的东西而付出努力去争取一个好成绩就很值得啊，只要不让追求爆四影响了正常的娱乐生活。我想最重要的是学自己喜欢的东西，爆四只是副产品。比如我喜

H：我自己倒是没什么标准。不过像经济这门课，我上学期是B，很颓的情况下，这个分数就是可以接受了吧，不高但也看得下去了；管理也是B，但我觉得就有点低了，因为我还是一个小组的leader，也投入了很多时间做那些project，付出了这么多的话才得了个B就有点不爽了。这个还是得看具体科目和自己投入的热情和时间了，如果还成正比的话那就最好了，不一定要纠结在多少高多少低这个问题上。

R：文科来说吧，3.3以上算高；而不管对于文科还是其他科，2.5以下算低。当然主要是内地生这个群体。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个门槛嘛，像3就是个很关键的门槛，各种申请的一般要求都是过3。但是同样这样说的话，我是3.000，你是3.7,3.8,3.9，但是出于GPA的这个门槛作用，我们在面对很多机会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当然实际上也还是有排名机制的，GPA越高可能交换等等项目录取的机会越大，你申某项奖学金可能性越高。所以GPA还是很有作用的。

Q4

Q：如果没有GPA这一衡量标准你觉得会？

A：没有的话会有点麻烦吧？对学生而言还是想知道自己的表现达到甚么水平，虽然GPA有点像是以前中学考完试而得出的成绩，但是在每科评分方法、准则都不同，老师也会看到学生其他方面如创意的素质，所以我是支持GPA的。

N：有没有都没什么所谓吧，没有GPA不会改变我的生活。

C：那就再好不过了~上完课不考试就可以早回家……呃，开个玩笑，我感觉GPA还是有存在意义的。跟高考存在的意义差不多吧。

H：那像那种很颓的人就不会学习了啊，没有压力，没有这种standard，又没有自己实在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就不会学习了。我啊，还好吧……也会学习的，但有些真正不太感兴趣的科目肯定就不会学了。反过来我也就可以去认真听那些感兴趣的课，我选了一个神学的课，虽然挺坑的要看那么厚一摞书，但是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的，我就会花时间去看。与人文对话也是。但是我并不期待GPA的考核完全消失，人还是需要压力的。

R：我觉得我会变得很颓……就是这样。GPA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总是要求你去做一些事情；但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奖励咯，就是你自己努力之后，有了一个结果，那就会有很强烈的成就感。不一定非得把它当做一个特别让你苦逼的角色，有的时候也是让你收获成就感的角色。

Q5

Q：上学期的GPA是否会影响你这学期的时间分配呢？（比如在学术，庄务和业余玩乐的时间分配）

A：会的，这学期会减少走堂和减少娱乐时间。

N：不会影响。其实，在我知道GPA这回事之前，我大学的生活状态就已经确定了，所以，
它不会影响我。成绩很重要的，我很佩服大神们，但我应该不会向那个方向努力，我只想，继续走现在的路。

C：会吧……上学期有点出乎意料所以这学期到目前花在打机上的时间明显多了。其实打游戏很累的，打不了太久就得看看书休息会，不会花太长时间。

R：在一些特殊时期的话它是会影响时间安排的。比方说大二你要申请交换，那大二第一个学期的GPA就至关重要，那这样的话你怎样安排你的课表，或者少选一些课，或者选一些好拿分的课，这就是有影响的。但现在就我个人而言，我对GPA考虑得不是特别重，所以我就会更多地想我更愿意上哪些课。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Q6

Q：你怎么看GPA会被通识一类的课程拖后腿的情况？

N：我感觉通识课拉低GPA的现象似乎在中大来说算比较普遍的，通识课程确实有可能比较难，特别是对于文理分科的学生来说。但是通识课程不能因为grade低就取消或者削减，因为这毕竟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有好处……而且GPA分cGPA和major GPA，也减弱了这类grade的影响。而且，其实挺好的现在，没有什么垃圾课垃圾老师，不要老是吐槽别人，别人也不容易。做好自己比浪费口舌重要得多。

C：一样的，对大家都是公平的。而且申master的时候专业GPA更有分量，所以专业学好了也不怕通识课。即使给分不好，那也没有什么办法。逸夫书通给分一向不好，而且班里 的local确实很强，没什么可吐槽的。我现在就上了三个通识，有一个自然拿了A而且觉得自己的科学观确实有很大转变，有一个econ1010得了A而且通过这门课我决定mi经济，另一门中国文化我正在上感觉很有意思，拿了B+的足球书通也觉得听了一学期的足球史感觉特爽，所以我没法感同身受吧。通识课如果是抱着凑学分的心态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吧。

H：通识还是必要的嘛。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应该不仅仅有专业的知识，也应该了解一下人文、科学、社会等等的知识。可能只是因为这个课太颓了，大家也没怎么听，考试又挺坑的，所以很多人分数都不高。其实成绩出来之后也只能认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本来这个要考出水平也是难度很高，肯定是有不完美的地方，拖后腿也就是认了吧。

R：我很奇怪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种说法……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就不合理。什么叫拖后腿？你在高中的时候上的那些课肯定也有你不喜欢的，但是为了高考还必须把它考好，而且要是特别努力地学的话也能把它考好。所以通识课就跟你当时不喜欢的那些课一样，你是不喜欢，但也可以把它考好，而不能说最后一个坏的成绩是通识的过错，说通识拖了你的后腿。说到底还是你没有好好学。而且学校设立通识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个机会学到主修以外的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举动。

Q7

Q：你认为以4分为满分，0.3为最小分度的GPA制度相比中小学时期以1为最小分度，百分为满分的考试，有哪些优劣？你更喜欢哪种制度？为什么大学采取GPA制度而之前的学习阶段以百分制为主呢？（GPA本身把百分制变成四分制有哪些优劣？你更喜欢哪种制度？）

N：可以说GPA制度是建立在百分制制度之上的一种量度。百分制是针对的更多是对于一门课程的反馈评价，衡量总体时是分数的简单相加。而GPA制度是对各项课程的一个综合评价，是对各个学科评价结果的加权累计。我认为GPA制度更加规范，是世界范围内许多学校认可的一种评估标准；且数值简洁明了，可以直观反映个体的水平。因此，大学采用GPA制度，可以更加方便的统计掌握个体的水平，且与其他学校沟通的时候有统一标准，容易比较评估。相比百分制，我更喜欢GPA制度，当然也不否认百分制有其合理性。制度只是反应结果的一种衡量方式，并不会对结果造成决定性影响。即使说可能出现原始分数相差一些但最后grade一样的情况，但一次或几次考试本来就不会绝对的公平。也就是说实力仍然是最重要的。

总的来说，GPA制度的合理性可以体现在4分制，以学分为权重加权等等方面。我以为之所以大学相比以前在考核制度上发生变化是因为大学更多的是评估获取、应用的能力，而之前更多的是知识本身，大概是这样吧。

C：两者我也没法确切地说孰优孰劣。只能说我更喜欢4分的GPA制度，至少这个制度给人一些犯错误的余地。而且大学里分数也不是那么重要，比起分分必争的中小学，感觉大学只要一个比较大概的档次。虽然有可能会有不同分结果grade相同的情况，但我想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有等级划线，那就没有办法。就算是高考一分一分来的，少考一分没什么水平上的差异，但不录取就是不录取。所以也可以说我更喜欢现在的制度，因为A level本身就没多少……感觉差距反映得相对公正些。

H：百分制的话，把分数的每一个段分得很详细，这样学生成绩看起来86和86.5相差很少， 但是一个拿着86的同学看着另一个拿着86.5，可能就会说哇他86.5比我高了0.5分，心里就很不爽。他不会认为这0.5的差距也很小，虽然实际上是很小；但是他看着别人分数比他高，心里可能就会不平衡。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这种四分制的。学习并不只是一个得分的过程，而是衡量一下我们有没有达到对这门课的期望，达到得很好就给一个A，达到得较好就给个A-，以此类推，其实也不用分那么细的。

R：没所谓啊。它只不过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实在要比较的话还是四分制的好一点，因为区分间隔大了不一定是坏处，百分制里我86分你87分，那到底就是你比我更厉害还是怎么样，而要是四分制的话我们就都是B+，这样也就证明我们的差异不是很大。

总结

似乎总有些东西以略微尴尬的姿态横亘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未必把它当作举足轻重的事时刻挂记经营，甚至会在谈及它时懒于开口冷眼旁观，却又得承认，它立在你心脏边缘，时时提醒你一下还有那么个事儿，或许还是件挺重要的事儿。

比如GPA——它用0.3分的刻度丈量着我们的大学时光。

接受采访的五个同学大多肯定了GPA存在的意义以及中大对GPA要求的合理性，并且无一例外在GPA百分制与四分制的比较中将票投给了后者——认为它更加公正更加符合自己对课程结果的期望。而在涉及GPA与学习热情和时间分配等的关系上，回答却不尽相同：有的人会为GPA斟酌再三来为后日专业选择职业规划铺垫，有的却已一早想好要走的路不顾前路只管风雨兼程。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对GPA看重程度和大学生活的期望不同。而在谈及GPA与自己付出努力的多少的关系时，也出现了对努力和天赋不同侧重的看法，例如有同学质疑：智商对GPA的重要影响并非会因努力程度有所改变。但扪心自问，在把原因归咎于先天因素之前我们是否能确认自己付出了和他人等同的努力。

此次的受访者大致代表了我们身边的大多数，提醒我们去重新思考大学是否应有所求，求何又求诸于谁。我们相信GPA的意义绝不在于评判、束缚或炫耀，它不过是给了你一个更好的继续向前的理由，为你在寻求平衡各项活动的支点时提供一个参考。而我们亦应当举重若轻起来。

或许在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茶余饭后闲话间聊起当年的自己，会骄傲地对孩子说：“爸爸/妈妈当年很厉害哦，功课几乎都是A level。”又或者是在朋友间闲侃时回忆“GPA算什么，我从来没把它当回事不是一样过得很好。”但无论如何，它都的的确确地存在在那段时光里，标刻着你走过的路，指引出不同的归途。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只是，若连个小小的GPA都跨越不了，遑论输赢与英雄。

下期主题 >>
旅行的意义
独立时代